

# 高原上的守护

■郝东磊

那年深秋,我随队伍深入川西高原进行地质勘探作业,毛垭大草原边缘突降暴雪,我在漫天飞雪中与营地失去联系。狂风卷着大片的雪花,把我的脸颊抽打得生疼。行走一段时间后,当我在冰雪中快要冻僵时,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低沉而又苍凉的“哞——”声,于是踉跄着循声而去。

很快,在漫天风雪中,我看到一位牧民老人正在用一双满是沟壑的手掌抚摸一头倒在雪地里的牦牛。那头牦牛浑身漆黑,唯有四蹄与额头点缀一点白色,它的一条后腿被几圈废弃的铁丝网缠住,伤口上渗出的血液冻成红色的冰渣。

老人一边小心解着牛腿上锈迹斑斑的铁丝,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它出生不久被狼叼走,是我硬生生从狼嘴里抢了回来,后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措,在藏语里是湖泊的意思。”

我蹲下身,一边从随身携带的工具箱拿出钳子帮忙剪断那些废铁丝,一边跟老人聊起来。老人名叫洛桑,黝黑的脸上满是高原红的痕迹,是这片广袤草场上的牧牛人。子女们受不了草场里的孤单,大学毕业后就去成都工作和安家,老伴3年前病逝后葬在草场对面的山梁上,朝着牦牛每日归来的方向,他一年到头就守着草场上的20多头牦牛过日子。

锈铁丝深深嵌入阿措的皮肉里,加上结冰,我和老人每动一下铁丝,它就疼得剧烈喘息,鼻孔里使劲喷着白雾,却没有再发出第二声哀吼。它望着我们,眼睛温润得像一泓融雪后的湖水。老人告诉我:“牦牛不会叫苦叫疼,它一旦认了你,就会拿生命守护你。”

给牦牛处理完伤口,天已暗下来,我跟着老人、阿措一起回到草场的帐篷营地。老人递给我一块奶酪,还给牦牛喂了一块:“这是用牦牛奶做的,快吃一块,暖暖身子。”坐在炉火旁,洛桑回忆起多年前那场罕见的暴风雪,夜里牛圈被积雪压塌,他冲出去查看情况,却被齐腰深的积雪掩埋,是阿措的父亲——那头名叫冈日的老牦牛用犄角顶开积雪,把他护在身旁,直到救援人员到来,而冈日一直在冰雪中侧身守护洛桑,右眼却被冻坏。第二年春天冈日老去后,洛桑把它埋在草场边的山岗上,每年祭日都会在它坟前插上一束格桑花。

我在帐篷里辗转难眠,深夜的帐篷外突然传来牦牛急促的低吼,老人赶紧披衣起身,我也跟着走出去。几双幽绿的眼睛在风雪中闪烁,是狼群,阿措拖着那条受伤的腿毅然挡在牛群前面,它压低前身,用犄角对着狼群,发出一阵低吼的警告。对峙了一会,狼群忌惮阿措和牦牛群,很快消失在草场夜色里。望着阿措重新安静下来的身影,我忽然明白,藏地为何会有关于牦牛是山神下凡、庇佑众生的灵兽传说,它们给予人们的不仅是牛肉、牛奶和皮毛,更是一种沉默的担当。

次日清晨,风雪初霁,我摸清了勘探营地所在的方向,便向老人告别。转身离开时,阳光刚好照在阿措弯月般的犄角上,显得格外美丽。

多年后,我在一家美术馆看到一幅描绘藏地生灵和雪域神山的唐卡,上面几头牦牛在巍峨的雪山与苍茫的草甸之间安然踱步。那一刻,我脑海里再次闪现阿措的身影,那些行走在高原的牦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天地间写下生命与负重的箴言。

如今,毛垭大草原已经建起旅游牧场,风景更加优美,游客们站在打扮漂亮的牦牛身边,以牧场的花草为背景拍照留念,只是原生态的牧牛人越来越少。听牧民们说,洛桑在去年一个宁静的清晨离开了,那时他的脸上还带着一抹微笑,像是睡着了。

已经年迈的老牦牛阿措成了牧场的吉祥物,它的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绸,与远道而来的游人合影留念,只是在日落时分,它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把头转向洛桑和老伴的长眠之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一壶青梅酿旧年

■彭晃

我见过成片的青梅林,绿叶层层叠叠,果子藏在叶间,小小的、青绿青绿。站在树下,不用凑近,就有清淡的香气飘过来,若有若无,却总也散不去。忍不住摘下一颗咬下去——酸,酸得整张脸会皱成一团。可说来也怪,后来每每想起,偏偏记住的就是这股子酸。

小时候,姑母常带我去镇上看戏。台上的女子甩着水袖,咿咿呀呀唱,词句华丽缠绵,唱的尽是青梅竹马、才子佳人的故事。戏里一波三折,我在台下跟着揪心。等到终成眷属,心里便觉得,青梅竹马大概是世上最妥帖的缘分了。

后来读到李白的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寥寥几句,把那种两小无猜的好写得干干净净。竹马是假的,青梅是真的,童稚的欢喜也是真的。我慢慢发现,青梅这东西,好像总和少年心事纠缠在一起。

李清照笔下那颗青梅,更是动人。“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少女荡完秋千,忽见花丛旁走来个俊逸的身影。她慌得顾不上穿鞋,金钗滑落也来不及捡,躲进门里却又忍不住回身张望。想看又不敢看,只好假装嗅那枝青梅,偷偷打量。一颗青梅,藏住一整个春天的心事。

多年后,我真遇见青梅。那年在江南,梅雨刚过,青石板的小巷湿漉漉的。迎面遇上一位卖青梅的阿婆,臂弯里挎着竹篮,篮子里青果鲜灵灵的。我兴冲冲挑出几颗往嘴里塞,阿婆笑着拦住:“使不得,涩得很,拿回去做酒才好。”她耐心地教我做法:“洗净晾干,一层青梅一层冰糖码进玻璃罐,倒上白酒,密封好,等上一年半载。”

回到家,我便照着做。梅子硬邦邦的,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起初几天没什么动静。过些日子,冰糖慢慢融化,梅子也就软下来,表皮起了细细的褶皱。酒从透明变成琥珀色,酸和甜、果和酒,就这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我想起一部老电影,几个姐妹住在老房子里,每年都要酿青梅酒。外婆留下的陈年梅酒,封存着旧时光,也化解了亲人之间的心结。导演的镜头下,食物总有一种温温热热的力量,像一双会拥抱人的手。一壶青梅酒,好像什么都可以原谅,什么都可以慢慢来。

如今,每年初夏我都要酿上一罐,再约三两好友来坐,打开封存一年的酒,倒在白瓷小盏里。酒色澄澈,香气幽幽,酸里头带着清甜,甜里藏着一点涩。喝下去,暖暖的,从喉咙暖到心口。

说着说着,就说起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时光。那时我们也青涩,也倔强,也不肯低头。有些人走散了,有些话没说出口,有些故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可是没关系,时间像冰糖,一点点把那些酸涩酿成甜,不是全然的甜,还带着原来的底色——一丝酸、一丝涩、一丝清苦、一丝回甘,但正是这样才动人。

人生大概也是如此,总有一段青涩的时光,酸得让人皱眉。可也正是那段岁月,像枝头的青梅,经过时间浸泡,经过冰糖渗透,慢慢变成唇齿间一缕悠长的回甘。最终,把那青涩的过往酿成一壶青梅,一个人时就着那段岁月浅吟低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百味



# 缕缕粽香念乡关



■安伟光

夏日的风掠过街边橱窗,一缕清浅的粽香漫入衣襟,淡而绵长,猝不及防牵出心底沉睡的故乡。古人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端阳时节最能涌起乡愁,市井烟火里的一缕粽香,撬开关于故乡端午的全部记忆。

故乡的端午藏在细碎温润的烟火里,母亲总在端午节前几天下手准备。一只青花大盆,倒进雪白的糯米,清水没过,米粒便在水中安安静静躺着。箬叶是托人从乡下带来的,宽而长,翠绿清香,母亲将其一片片洗净,放进木盆泡着,屋子里便弥漫起一股山野的清苦味。

老家院前矮矮的柴门,是端阳最质朴的风物诗。刚入浅夏,山野间箬叶肥厚青翠,母亲趁着晨间露重,挎竹篮去后山采撷新叶。她砍下带着露水的艾草与菖蒲,束成蓬松小捆,斜插木门两侧,青碧枝叶垂落,清风拂过,清苦药香漫满小院。孩子们围坐檐下,长辈捻开五彩绒线,绕着手腕、脚踝细细系牢,五色彩绳绾住岁岁安康,是代代沿袭的旧俗,朴素中藏着厚重的期许。

母亲包粽子的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两片箬叶叠在一起,手一弯卷成漏斗,填米,加枣或咸肉,再一折一缠,用棕叶丝扎紧。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在变戏法。我蹲在旁边看,偶尔伸手想帮忙,总被轻轻拍开:“别捣乱,你只管等着吃。”母亲的动作舒缓又娴熟,阳光穿过木格窗,落在她垂落的发梢。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母亲哼着歌谣,把煮好的粽子捞出来,晾在竹篮里。我伸手去抓,烫得直甩手,她就笑,剥开一个,吹了又吹,递过来。咬一口,糯米的软糯、红枣的甜蜜、箬叶的清香,一股脑儿涌进嘴里,那是童年最香甜的味道。

门楣上,父亲照例挂好艾草和菖蒲。两束青翠的植物,斜倚在斑驳的木门边。艾叶的香气辛辣浓烈,和粽香混在一起,是端午特有的气息。

“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父亲一边念着老话,一边把红绳缠好的艾蒲钉在门框上。他还会用五色丝线编成小绳,系在我和妹妹的手腕上。“戴上这个,蛇虫不近,五毒不侵。”他说得郑重其事,好像那根细细的彩绳真有什么神力。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清苦日子里,父母能给孩子最朴素也最隆重的祝福。

千百年来,人们包粽子、赛龙舟,旨在纪念行吟泽畔的诗人屈原。可是否有人想过,他投江那一刻,会不会也想起自己的家,想起秭归的山水,想起老屋门前的橘树,想起母亲用箬叶和糯米做的粽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为天下人流泪,后来的人们投入江中的粽子是为祭奠一位诗人的忠魂。

一脉民俗承烟火,一寸青史寄家国。《楚辞》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千年端阳因屈子风骨沉淀家国情怀,这般山河牵挂、故土惦念,大抵和世间游子念家、凡人思亲别无二致。

城中端午繁华喧嚣,商超粽品琳琅满目,馅料繁复精致,可总少了故乡独有的温润烟火。城里的粽香浓烈甜腻,故乡的粽香清浅素雅,没有繁复调味,唯有箬叶本味、糯米清甜,裹着柴门艾香,裹着故乡的温柔。漂泊年岁越久,越懂乡愁本味并非风物落差,是远离故土、难伴至亲的怅然。

朱自清笔下的烟火人间,向来淡而有味、哀而不伤,人间乡愁亦是如此。艾蒲年年常青,粽香岁岁如期,民俗代代相传,亲情岁岁绵长。小到一家一户的柴门烟火、母子温情,大到千年文脉、家国风骨,尽数揉进一场端阳风物里。风物不改,岁月流转,游子客居他乡,借一缕粽香、一帘青艾,遥念家山故土,安放半生乡愁。

**(作者供职于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

**尊敬的作者朋友、读者朋友:**

声明

中国能源报星辰副刊关注人文、思想与行业情怀,始终珍视每一个来自真实个体的声音,珍视有温度、有呼吸、有思考痕迹的文字。

我们郑重声明:只刊发作者独立完成的原创稿件,不接受任何由AI直接生成或主要由AI生成的投稿。我们会仔细甄别,一旦发现或经查实存在AI代写行为,我们将不再采用该作者稿件,并保留进一步处理的权利。

我们不排斥技术,但始终心怀对原创作品的敬意。期待来自您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来自心灵深处的真诚与感动。

**中国能源报编辑部**
**2026年6月15日**